

160 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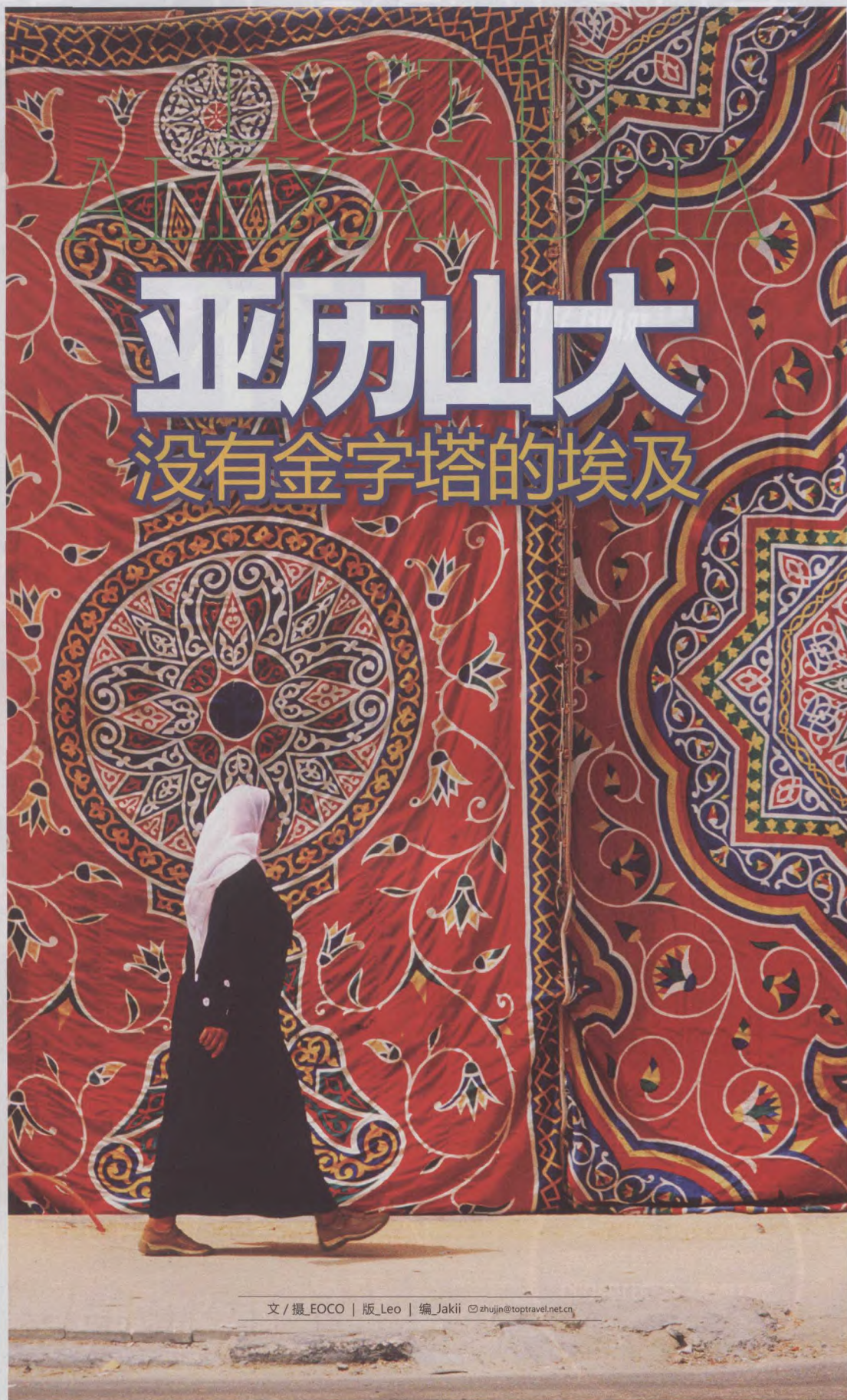
166 传奇

定制礼服——圣罗兰
的奇妙旅行

170 音乐电影书

聆听欧洲的吟唱

文化



亚历山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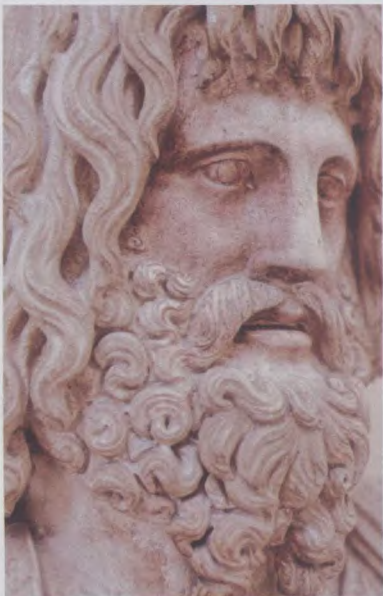
没有金字塔的埃及

文 / 摄_EOCO | 版_Leo | 编_Jakii | © zhujin@toptravel.net.cn

在埃及那足以烤焦大饼的空气里摇摇晃晃了一个月后,动辄就要追溯出三五千年的金字塔、神庙、木乃伊终于让我饱和到心力交瘁。是亚历山大适时地拯救了我。从迈下火车的第一步,海滨城市特有的清冽就成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适可而止的古迹、清爽可人的海风、地中海那一湾幽蓝的弧线,都让时间碎裂成了朵朵浪花,在亚历山大沉寂下来。

勇者之城的没落

水是一个城市的脉气,挨着水,城市也就多了一份温润浪漫的气质。亚历山大的浪漫更多地浸润着地中海那一端的文明。它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出身,两千年前年轻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如同神谕中所指示的征服了古埃及,却流连于这块融汇着尼罗河与地中海的土地,传说中他身披紫色的战袍策马狂奔,侍卫沿着马蹄所到之处撒下粗麦粉,正是这圈黑麦粉圈出了亚历山大的雏形。如今全世界叫“亚历山大”的城市至少有40个,但也只有眼前的这一座是千古大帝亚历山大亲手缔造。从托勒密王朝的埃及首都直到近代的大英海军基地,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昔日敌人的血液已经浸透到了亚历山大的每一块砖瓦,大大小小的清真寺、顶天立地的罗马柱、拜占庭的雕花、古埃及的壁画、伊斯兰的拱门……一个



亚历山大的魅力在于,在这座埃及的城市身上,你几乎嗅不到一丝埃及的气质。克里奥派特拉、凯撒与安东尼是三个无法被地中海埋没的名字,在亚历山大的舞台上,铸就了一个时代最浪漫也最功利的爱情。



城市错综复杂的身世就在新旧交融里轻描淡写着。

两千多年的岁月让亚历山大承载了太多的回忆,战争和地震的劫难又让它几度兴盛又几度衰败,如今的它宛如一个没落贵族,只靠着残留的记忆打发风烛残年。辉煌之后的背影依旧是懵懵懂懂的华丽,市中心面临地中海那片连绵的欧式建筑,正是这个城市曾经辉煌的印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一百年中,这个曾经繁荣的国际港口曾经居住着数不清的欧洲侨民,“5个人种,5种语言,12种信仰。”达雷尔曾在他的名著《亚历山大四部曲》中这样写道。大批欧陆风格的建筑

正是那个时代的遗留物。这里的高档酒店也多是上个世纪20年代繁华的典型,有吱吱喳喳爬上爬下的雕花铁栏电梯、方方正正的欧式衣柜、刻满徽章的天花板、洗手池上的铸花水龙头,细节里处处都浸着历史的沉淀。只是52年的革命中断了亚历山大复兴的进程,随着大批欧洲侨民的离去,城市陷入了停顿,这些漂亮的建筑大部分无力修整,只得任由它们残破下去。

与华美格格不入的是亚历山大那些捉襟见肘的狭街窄巷。交错林立的建筑糊里糊涂地夹出了街道,没有行道树,横在楼房之间的零零散散的几个彩色灯泡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招牌就成了街道的点缀。虽然已经错过了它最亮丽的登场,但曾经盛世的苍凉反而更有一种迷离的吸引。这个城市依然保留了那么多老世界的感觉,正如同英国作家Lawrence Durrell将亚历山大称为“记忆之都”一般,亚历山大的确还停留在一个时代迟暮的回忆里。

老电车是亚历山大最怀旧的标志,叮叮当当地从街角钻出来,左摇右晃不甚灵光地躲避着那些恣意欺负它的汽车和行人。虽然早已不是硬朗的身板,一个召唤的手势就足以换来一阵气喘,却依旧是近乎赌气般的风驰电掣。车门是永远不会关闭的,高峰时刻门框边就扒满了半悬在外的身影,电车飞驰起来,成片



△埃及的地中海，关乎战争，关乎功利，关乎爱情

虽然已经错过了它最亮丽的登场，但曾经盛世的苍凉反而更有一种迷离的吸引。这个城市依然保留了那么多老世界的感觉，正如同英国作家 Lawrence Durrell 将亚历山大称为‘记忆之都’一般，亚历山大的确还停留在一个时代迟暮的回忆里。



除了克里奥派特拉、凯撒与安东尼，亚历山大还有三个名字：亚历山大图书馆、灯塔与 Qaitbey 城堡。在托勒密时代，如果有谁来到亚历山大，那么他便扎入了永不枯竭的学识的海洋，只因这里有着全世界最为博大的文明，每个来到亚历山大的旅人，都要按照法律为图书馆献上一本书。如同早已被战火焚毁的老图书馆，公元前 279 年建造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也已坍塌，只有 Qaitbey 城堡，还海市蜃楼般的漂浮在地中海上。仿佛造物弄人，125 米高的奇

迹灯塔最终没能保留下来，倒是 1480 年在同一地点建造的 Qaitbey 城堡与地中海的波涛对峙了 500 多年，愈经风雨愈显坚固。城堡有三层，都是淡黄色的石材，垒成密不透风的城墙，无数的小窗口排列其上。城堡旁的海水里散落着许多巨大的方石，已经被海水侵蚀得斑驳暗淡，据说那些就是已然坍塌的灯塔上的石材。城堡里是一个清真寺和博物馆，内容并不见得精彩，可是登上城堡顶端眺望地中海和亚历山大的那份美景，却是会令人心醉的。每天傍晚，我喜欢从住

处沿着海滨大道漫步到 Qaitbey 城堡前，看着西斜的落日慢慢把海水染成一片金黄，想象着克里奥派特拉那队从亚历山大出航的紫色风帆，浩浩荡荡地驶向罗马，远远凝视她的背影的，是她心中永远也不会陷落的帝国。

一个城市的味道

去旅游，首先放进行李箱的一定会是香水而不是护照，但埃及却完全颠覆了这个必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贸易中心和



记得一个法国作家曾经说，熬制得最理想的咖啡，应当黑得像魔鬼，烫得像地狱，纯洁得像天使，甜蜜得像爱情。很幸运，或者说很不幸的是，埃及的咖啡绝对符合这个标准。熬得浓浓稠稠的咖啡一小杯一小杯地端上来，埃及人会肆无忌惮地舀上四五勺糖，颇有点触目惊心。

香精供应商之一，浸透在埃及大街小巷的沉香已经弥漫了千年，行走在埃及，似乎更像是一次寻香的过程。

从开罗到亚历山大，埃及为许多法国香水制造商提供香精。CHANEL、KENZO、GUCCI……很多大品牌的经典香型都会在埃及的香熏集市里找到，只是名字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只有靠着自己的鼻子在图坦卡蒙、拉姆西斯、哈特谢普苏特、克里奥派特拉……这些伟大的名字里分辨古代与现代的关联。烈日下的开罗是典型的阿拉伯浓香，走进任何一家香精铺，都如同走进了阿拉伯王族光怪陆离的后宫，摆满了勾勒着金粉的姿态各异的阿拉伯花玻璃吹制而成的香精瓶，那浓烈的彩瓶盛装着阿拉伯千奇百怪无以名状的浓香，就像是一味味催情的春药。

而多了地中海的滋润，亚历山大更像是一支幽蓝而寂静的沉香。最著名的香水美人自然是艳后克丽奥派特拉，她有自己专属的香水工作坊，每天为她调制多至15种的香水用来沐浴。凯撒总是为她唇上若隐若无的玫瑰香膏魂牵梦萦，而安东尼则被她那艘涂满了丁香水的风帆迷惑得目荡神摇。在埃及艳后的香水面前，男人是用鼻子来思考的。

我喜欢在香精店里看身着阿拉伯长袍的调香师如同炼金术士般调制神秘的香氛。阿拉伯的香精是真正纯天然的产物，绝对不含酒精，也没有油脂的掺入。制作的程序只是用细密的麻布裹住花瓣不停地扭绞，将天然花汁一滴一滴地挤出。层层过滤后的花水就成了纯美的香精，一瓶6盎司的香精要12万朵鲜花才能制成。这种本地人偏好的纯天然香精看似澄澈如水，却是凝重如油，每种微妙的色彩都有着它们各自微妙的香味，那种不需要酒精就可以随意融合的特性，更惹得无数欧美游客兴致勃勃地自己动手调香。常看到顾客捻出两三支心仪的香精，调香师就一气呵成地倒进量杯里搅匀，再选一

支描金饰玉的香水瓶倒进去，买主就心满意足地揣着离开了。

而我只想留住亚历山大的味道。在我看来，素有尼罗河百合之称的Lotus Flower与清新雅致的White Rose都是亚历山大最缠绵的味道。调香师微笑着帮我混合了两种香精，灌进了一盏小小的如同地中海般湛蓝的香水瓶。当我掀开盖子的那一刹那，手中的香水就像那湾寂静无声的海，泛着深不可测的静谧。那一丝婉转的幽香渗着一丝淡淡的清新，清浅的哀伤，正如同亚历山大，不能开怀，却让我怦然心动。

大城市里的小茶馆

如果说1942年的《卡萨布兰卡》让我想到了什么，那就是银幕上撩起的水烟气与咖啡杯上蒸腾的薄雾，虽然讲述的是发生在地中海岸边另一座城市的故事，却与我在海滨大道旁的奥马尔咖啡馆中感受到的一般无二。1942年的亚历山大是昔日大英帝国的海军舰队基地，正如同北非所有要塞里的酒馆和饭店一样，什么都逃不过重重谍影。一曲深沉婉转的《时光流转》，依然回响在六十多年之后北非土地上小小的咖啡馆里。

在亚历山大，最理想的发呆去处就是一间小小的茶馆，要咖啡，要茶，悉听尊便，更可以点上一客水烟，轻烟漫雾地消磨一个下午。记得一个法国作家曾经说，熬制得最理想的咖啡，应当黑得像魔鬼，烫得像地狱，纯洁得像天使，甜蜜得像爱情。很幸运，或者说很不幸的是，埃及的咖啡绝对符合这个标准。熬得浓浓稠稠的咖啡一小杯一小杯地端上来，埃及人会肆无忌惮的舀上四五勺糖，颇有点触目惊心。

除了泥浆般浓稠的阿拉伯咖啡，埃及的红茶似乎是立顿的天下。到处都能看到立顿的广告牌，明黄的灯箱衬着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写着的鲜红的“Lipton”，连在宾馆里要一杯红茶，端上来的都是一只

悬挂着吊牌的杯子，没想到一只速泡茶袋在埃及却是独领风骚。

茶馆里也有现煮的红茶，街上也常常看见有人手托着圆形的大托盘，把热气腾腾的红茶和一只白色的砂糖罐托到叫茶人面前，点茶的人会告知放几勺糖，之后就是一阵叮叮当当拼命搅动的声音，和咖啡的习惯一样，一杯红茶埃及人最少也要满满地加上两三勺糖。几口喝完，没有融化的砂糖粒和红茶末子就会堆叠在杯底。如果是在茶馆里，老板还会殷勤地在你桌上放上一小盆新鲜薄荷，叫你掐下嫩芽浸泡在茶里。

我喜欢在夕阳里慢慢地消磨掉一杯薄荷红茶，然后看着经过一天工作之后的人们渐渐聚拢到小茶馆里喝茶、打牌，抽水烟。从前因为伊斯兰教规的制约，在咖啡馆里坐着的多是些阿拉伯男人，如今戴着头巾却不蒙面纱的女人也渐渐地多起来了，于是茶舍里多了一只只摆弄水烟管的纤长的手指。

埃及的水烟，抽得更多的是艺术和风雅。上好的水烟壶是玻璃底座的，颜色从透明、浅绿、深绿到湖蓝，都泛着晶莹的光泽。烟枪高矮不一，有黄铜的和镀银的，讲究的上面还嵌了骆驼骨，或是闪亮的宝石。一条如同长蛇般的软管接出来一截金属或者是木质的烟嘴，从前大家都是你一口我一口不分彼此地吸着，如今为了卫生起见，茶馆里也会预备一次性的塑料烟嘴。伙计会提着一个装满炭的铁盒子，夹起烧得红红的几块炭小心翼翼地放在最上端的锡纸上，锡纸下的烟丝就被缓缓地烘烤着，飘散出各自混合的香料味道。苹果是最普遍的香型，深深地吸一口，底座里的水就会咕咚咕咚地跳跃起来，被水过滤的烟雾也显得分外轻柔，如同淡淡的雾霭，带着水汽缓缓地蒸腾而出。当撩人的面纱遭遇挑逗的水烟，我相信，那一刻的埃及女人，是全世界最性感的。☹